



【浮世绘】

与植物们 镜匾、玩偶

□明前茶

秋天的某个周五,我出门办事。公交车上,只见一位女士拎着如同门板一样的大件行李上了车,在她刷卡时,公交车猛然拐弯,刚带上车的“门板”咣啷一声摔落,司机赶紧说:“你快扶稳它,小心砸到别人,全程不可松手啊!”女子连连道歉并答应着。我打量她带上车的大件行李,那门板一般的物件打包得严严实实,外面特意罩上了黑色防撞膜,我忍不住好奇,问:“这是装修要用的物件吗?”

女子笑答:“我在工会工作,下周就要退休了。这是在我办公室墙上挂了20年的镜匾。2005年,我搞了一次职工新春书画大赛,我们单位书法最好的老杜看我忙前忙后、十分辛苦,就给我写了个横幅,装裱好了,送给我。”说到这里,我才仔细地打量了这位看上去相当活泼、年轻的女士,只见她留着及肩卷发,脑后戴着一个丝绒发夹,穿着长袖丝绒长裙和小皮靴,看上去就是一个外向又自来熟的人。我便笑问:“老杜给你写了什么书法,让你退休了还要带回家?”

女子突然忍俊不禁,捂嘴笑道:“他给我写了四个大字,‘厚德载物’,一点儿都不符合我的人设。我宁可他写‘能歌善舞’,也比这四平八稳的期待好些。”女子显然很健谈,她似乎看出了我心中的疑问,自顾自地解释道:“一开始,瞅这四个字并不契合我的性格,没觉得好,但那个时候老杜还没有退休,时常到我办公室来办事,我不好意思拿下来。谁想,看了20年了,倒也在这四个字中看出滋味来了。老辈人很看重‘德’这个字,是有道理的。老杜的题款就是写给我本人的,我舍不得丢,准备把它带回家去,作为我三十九年职业生涯的一个纪念。”

女乘客的感慨,让我动容。的确,一个人在单位勤勤恳恳干到退休,离去时,三四十年的职业生涯积累下的私人物品,常会伸出隐形的触须,牵着人的衣摆,让人平生不舍之情。

我认识一位财务,每年都会买自家单位出品的新年文创玩偶,猴年、猪年,玩偶是朱红色的;龙年、兔年,玩偶是深玫瑰红的;鼠年、羊年,玩偶是粉橙色的。自从单位开始推出文创玩偶,18年来她从没中断购买。每年过年前,她在加班加点之余,还会记得把所有的旧玩偶洗得干干净净,晾干了,重新挂在工位的挡板上,让这些代表吉祥和憧憬的生肖玩偶陪伴着一年又一年枯燥的报表生涯。退休前,她把这些年玩偶整整齐齐地打包,一个不落地带走了。

单位的人事专员,是我的校友。他是一位书法爱好者,几十年来,时常会趁午休时间写一幅小楷。在他的工位三面挡板上,挂着他书写的唐诗宋词,那好像是属于一个人的迷你书法展览,字斟句酌却又神游八荒,恭敬平和却又肆意浪漫。退休前,他把这围绕工位的书法作品徐徐揭下,收起来,准备带走。他对我说:“退休了,要回家了,忽然有了这么多时间练书法。从前,我盼着这一天快些到来,但今天,我

怎么觉得自己好惆怅?以后,再也不会有同事评论我的字有没有进步了,也没有人关心我的书法很久没有更新,最近是不是烦心事太多了?”他送了我一张小楷作品,那是他花了三个中午写就的《春江花月夜》,当我读到“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时,对这位同事同样充满不舍。是的,他那么有心,把流水般的时间写了下来,借千年前诗人的感喟。

还有一位在单位做法务工作的同事,在退休那个月,特意叫来货拉拉小面包车,拖走了大量的植物。这些年,周围的年轻同事来来去去,有的为了爱情远走他乡,有的调到其他单位,还有的离职去读博,他们离开时,多数人都没把自己养在办公室里的植物带走。在一个敞开的办公区间里,“I人”通常喜欢藏在高大的植物后面办公,等他走了,新来一个“E人”同事,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些植物都挪到走廊的垃圾桶旁。

我的这位同事不忍这些植物自生自灭,就去把它们捡回来,按照植物的不同习性,安放在单位的飘窗上、楼梯间的平台上,或者办公走廊的转角处。她精心地培育这些“弃儿”,一两年后,多肉居然长出了细挑的花茎,开了花,有点像卡通片中的天线宝宝。蝴蝶兰重新开花了,有的还出现了可爱的变异——跳瓣,或者撞色。曾经半死不活的老桩枫树发了新叶子,刚发出来的新叶是嫩红色的,接着变成嫩绿、明绿、老绿,到了深秋,又转为艳红。植物开花,或者有了令人惊喜的变化,她就把盆栽临时放到工位格挡的十字交叉处,让周围工位上的同事都能欣赏。神奇的是,连仙人掌养过几年后也开花了,花朵有白色的、粉红的、嫩黄的,像极了硕大的昙花,虽然花期很短,但花朵清雅绝伦,饶有仙气。

就这样,我们搬到新办公大楼的十年时光眨眼就过去了,这位同事也要退休了,她知道大家都很忙,便只留下一些皮实的多肉与仙人掌,以及阔叶耐阴的植物。她经常在微信上交代我,别忘了去给这些植物开窗通风、给水给肥。我似乎接过了她的责任,照着在做,但奇怪的是,她留下的多肉和仙人掌,从此“沉默”了,如果花朵是它们的歌声,它们再也没有开口唱歌。

今年3月底的某一天,这位退休的同事很罕见地回来看望我们,她打开手机相册,分享了与发小一同去旅游的美照和家中鲜花盛放的大露台。当然,她也逐一看望了她留下的植物们,给它们播撒了少许“魔肥”。

说来也怪,这位退休同事离开后,比胳膊还粗的仙人掌突然抽出花芽,开出了三朵比酒杯还大的雪白的花,里面盛满了美酒一般的芬芳。或许是花草有灵,它们知道,最爱它们的那个人退休离开了,却依旧挂念着它们,她的爱和怀念,还浮漾在办公室的空气中,留下来的植物们,那莫名的委屈,也在数日内消散了吧。

(作者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苏散文学会理事)

□孙晓明

立冬后一场不大不小的雨,让人嗅到了冬天的气息。院中的法桐一夜间散落一地金黄,一层落叶混着雨水,湿漉漉的,朋友笑说:“这真是‘一叶知冬’了!”北方很多地方已开始供暖了,屋里屋外两重天,感受到温暖的同时,也不由想起冬日里那些曾经温暖我的瞬间。

去年冬天,我骑电动车回到家,双手冰凉,握住母亲的手,我问:“我手凉吧?”她“嗯嗯”答应着。我想起儿时的一幕场景:那时的冬天似乎来得格外早,一觉醒来,外边的地面上、房顶上已是厚厚的一层雪。我难掩内心的激动,吃罢母亲煮的热腾腾的馄饨,立正站好,等着母亲从头到脚“收拾”我——给我穿上棉袄、棉裤,戴上棉帽子,穿上轮胎底的老棉鞋,扎好围脖,戴好手套,只露出两只眼睛。母亲千叮咛万嘱咐着,“别玩雪”“好好上学”,把我送到路口,目光跟着我一直到路的尽头。

上学路上,看远处山上白雪皑皑,近处旷野白雪茫茫,我早把母亲的叮嘱抛在脑后,抓起雪来到处扔,一路滚着雪球往前跑。待放学时,我穿着早已弄湿的棉鞋和棉裤,踩着半融化的雪水,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回家,老远就看到母亲等待的身影。

回家后便是一番折腾,“憋来气”炉子的周围和烟囱上架起铁条,把棉鞋和棉裤放上边烤着。当时我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或许是少不更事的一丝愧疚,或许是一种温暖在心头漾开。那些年,每逢下雪的日子,往往都会上演这一幕。

记忆最深的是,我上初中后,第一次从家走着去5公里外的学校。冬天的清晨,天还没有亮,我吃完一碗热馄饨,穿戴整齐,用围巾包好头,然后,母亲把我送到铁路道口,挥挥手,目送我去上学。放学了,我独自一人又步行5公里回家,当看见母亲在路旁翘首期盼时,小小年纪的我心里涌起一阵暖流,眼泪差点掉下来。

无论刮风下雨还是晴朗天气,母亲定要目送我去上学,有时手头忙着活,下不了楼,她也要在阳台上目送我。直至若干年后,我已经成家生子,每当我与妻儿从父母家离开时,母亲还是执意要送我们。待我们走出很远,直到看不见我们的背影了,母亲才转身回去。

小的时候没什么感觉,等年纪略大,我总要回头看看母亲,看她的身影越来越模糊,我向她一再挥手,眼中忍不住一阵

酸涩。

近四五年,母亲的记忆、思维、认知、语言、行动能力都在断崖式下降,加之摔了一跤,不能行走了,这几年几乎没有下过楼,我和弟弟轮流看护她。这才发现,母亲真的老了。她感知外面世界的触角似乎也变得迟钝了。过去我打个喷嚏,咳嗽一声,她都要赶紧问一句:“啊呀,怎么了,感冒了吗?快吃上点儿药!”母亲就是自认的“家庭医生”,不管三七二十一,一点小症候,就要给我们“对症下药”。如今她对外界的变化似乎一无所觉。前年冬季的一天,我在老母亲这里陪着她,看到窗外飘着雪花,我对母亲说:下雪了!母亲却没有多大反应,再不像过去那样兴奋激动。

但儿女永远是母亲的心结。前年,过年期间,我在白纸上尝试着画几笔,主要是为了唤起母亲的记忆。我用笨拙的画笔画出这样的场景:小时候是母亲牵着儿子的手,如今是儿子领着母亲走。母亲虽已陷入记忆和认知的迷宮,但看到我笔下的场景,听着我的解说,还是由衷地笑了。

温暖的记忆还有很多。我还记得那些年的冬天,常常是外面下着雪,夜已深,我和弟弟睡醒一觉,睁眼看到父亲正在做酥锅,炉火烧得炉膛通红,屋内充满暖意。以至于那个年月,只要一下雪,我就会想起这个场景。

还有一年,一个冬日的傍晚,突然下起大雪,弟弟打来电话,说:哥,咱去吃火锅!我们踩着厚厚的积雪,买来“女儿红”,围着火炉,涮着羊肉,拉着家常……这一幕永远烙印在我心里。

我刚结婚的那段日子,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车,之后又买了摩托车。天冷时,妻子手巧,织出一件件棒针线的毛衣、帽子,还有厚厚的围脖。出门前,我穿上大衣,妻子又仔仔细细地给我围上围脖,戴上帽子。我骑行在雪地里,或在寒风中行走,一点都感觉不到冷,幸福感如暖流一般,流淌在心底。

这些再平常不过的家常生活,总让我感觉冬日最能让人体味到暖意温情。外面寒风瑟瑟,屋内暖意包围着,无论是母亲温暖的手的抚摸,还是爱人悉心帮我把羽绒服的拉链或扣子系好,把围脖拉一拉、抚平一下,抑或是家中那暖暖的炉火以及炖煮得热乎乎的美食,都是温暖的包围。

(作者为中国粮食行业协会理事、泰安市作协会员)

冬日里的温暖